

文学典

文學典第一百三十六卷

文學總部雜錄四

庸書諸子賊乎文者也六朝賊乎詩者也無與忘賊乎學者也夫芻豢天下之至美也王公食蕨則以爲大美女莊也列也佛也申也韓也沈也謝也宋賢闢而廢之矣今獵之以爲奇珍之以爲真眩視發聞六經其晦矣哉

松窗寤言碑志盛而史賡矣唐詩興而教亡矣啟札具而友濫矣表牋諛而君志驕矣制誥儷而臣報輕矣舉業專而經學淺矣

南山素言古之言也心之聲今之言也口之聲古之文也言之文今之文也文之文

讀書筆記爲文作字初無意於必佳乃佳凡事皆然不但文字也

李翱復性篇主排佛也而間用其言王坦之廢莊論以反莊也而多襲其語此文章家之操戈入室者

意見文字自六經降而有左傳莊子馬遷以至韓柳諸大家余謂韓柳諸大家以篇爲文必讀完篇

其旨意乃見莊子馬遷以句爲文蓋雖一句中便極其工而意足也左傳以字爲文蓋雖一字必工而意甚妙也至於六經則無意於文不求工於字句篇章而其文自不可及矣 作文不必論奇古須自成一家意見讀之首尾成章不逗漏便是好文且可觀其人之行事功業受用今人但務新奇剽竊全無由衷真的之見余譬之如常人衣布袍猶是好衣若以綾羅等割截補綴其值雖貴終非完衣如貧家食菽粟尙是好食若乞兒從墻間乞得酒肉雖多終賤鄙可恥也 世稱房杜無文章非無文也特其文如布帛菽粟不與文士鬪巧耳

燕閒錄石守道作怪說以譏楊大年之文體吾鄉國初有王彝先生字宗常作文妖以疵楊廉夫之制作文章體裁固當有辨妖怪之目誠過矣

綠雪亭雜言或問昔人謂東坡不喜史記信然乎愚曰東坡何嘗不喜史記子長史筆高視萬古稍知文墨蹊徑者莫不醉心況東坡乎觀其記李氏山房曰余猶見老儒先生自言少時欲求史記不可得幸而得之親自手抄日夜誦讀惟恐不及夫既稱老儒先生愛慕史記矣寧有不自好耶又觀其在海上與友人書曰前此抄得漢書一部若再抄得唐書便是貧兒暴富也夫漢書唐書皆憲章

史記者也猶抄錄慶幸如此況於史記又寧有不自好耶且荆公嘗稱東坡表忠觀碑似史記諸侯王年表夫既法其體爲文矣非潛心領略者能若是哉 近見一種文字險澀其語以爲奇僻怪

其字以爲古隱晦其意以爲深突兀其體以爲高其志蓋以盤庚爲古文之鼻祖而淺視史記漢書以樊紹述爲古文之宗子而下視韓柳歐蘇鯨吞鰲抃牛鬼蛇神瑤鬩碧灩鬼眼傾耳揮霍自恣居之不疑噫弊也甚矣 提學彭雲田嘗語予曰君子捉筆撰文字凡是非毀譽之間不宜草草恐

不其然終當噬臍予退而思之如陶穀悔作禪詔孔文仲悔作伊川彈文朱文公悔作紫岩墓碑陸放翁悔作南園記姚雪坡悔作秋壑記李西涯悔作元明宮記諸公當日無乃失之草草或者亦有不得已而然乎 東坡試刑賞忠厚之至論有曰當堯之時臯陶爲士將殺人臯陶曰殺之三堯

曰宥之三故天下畏臯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考官得之甚喜他日問其出處東坡笑曰想當然耳遂相傳爲笑愚按東坡斯言非無稽臆斷也在文王世子曰公族有罪有司讞於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三宥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卽此而觀東坡之意得非觸類於此乎

天爵堂筆餘世說片語隻詞諷之有味但可資口談近日修辭之士多翕然宗之掇拾其咳唾之餘以飾文而亦斯小矣

譚格昔人作文但言所長則其短自見或言一人之長則一人之短自見猶有忠厚之意焉晚近世好於文字中譏評人甚者至於罵詈吾聞罵詈成文章不聞文章成罵詈也此習不戒必有以筆舌賈禍者

鴻苞楞嚴圓覺壇經宗鏡道德南華非世間文人之所能爲也故知妙明之中何所不辦 于鱗才高而不大元美才大而少精于鱗所乏深情遠韻元美所乏元言名理 元美大家于鱗爲大

家不足子相名家公實子與明卿爲名家不足 汪伯玉文有法精而差狹晚始爲詩有才實而

傷笨劉子威文於古學書經盤庚於近學唐樊宗師詩無所專學大要不欲自附於眼前諸公而別創一門戶深古艱澀驚心聲牙然文章若是不妨自成一詩道必不可爾所謂本性情中宮商被管絃相距萬里矣 文章止要有妙趣不必責其何出止要有古法不必拘其何體語新而妙雖

創出己意自可文襲而庸卽字句古人亦不佳杜撰而都無意趣乃忌自創摹古而不捐神采乃貴

古法元美每以體格卑山人孫太初不知孫風致自翩翩可喜

秦漢六朝唐文有致理不足稱

也宋文有理致不足稱也秦漢六朝唐文近雜而令人愛宋文近醇而令人不愛秦漢六朝唐文有瑕之玉宋文無瑕之石

文莫古於左國秦漢而韓柳大蘇之得意者亦自不可廢莫質於西京

而麗如六朝者亦自不可廢莫峭於左史而平雅如二班者亦自不可廢莫簡於道德而宏肆如南華鴻烈者亦自不可廢詩莫溫厚於三百篇而怨誹如離騷者亦自不可廢賦莫莊於揚馬而綺豔如江鮑者亦自不可廢詩莫天然於十九首而雕飾如三謝者亦自不可廢莫雄大於李杜而幽適如韋儲者亦自不可廢唐七言絕莫妙於初盛而妍媚如晚唐者亦自不可廢至於不可廢而軒輊難論矣人亦求其不可廢而何以襲爲也今人自李何之後文章字句摹倣史漢卽令逼真此子長之美而非斯人之美也子長美而傳矣何必復有我文章至韓蘇而不古至唐宋而萎弱今欲返之亦求其古勁耳六經而外汲冢竹書山海爾雅穆天子傳老莊管韓左國越絕淮南劉向揚雄並不相沿襲而皆謂之古文何必史漢也卽如書法鍾元常之後有二王二王之後有歐虞歐虞之後有顏柳顏柳之後有蘇米蘇米之後有虞趙彼皆法度師古神采匠心然後各成一家名世不朽若人

鍾繇家二王字摹筆臨守而不化則古今書家止鍾王傳耳何有諸家紛紛哉余少時亦尺寸史漢今每臨文欲用太史公字句不勝羞縮不爲史漢亦不爲韓蘇而古法蒼然而神采煜然是所望於今之操觚者也 古人學問久鍊而晚成今人學問淺涉而速肖古人從裏面涵養而發今人從

外面掇拾而得古人博收而約取今人狹陋而鋪張

詩文之道貴在品格江都孝若德性溫美

子卿屈平節氣貞勁淵明貞白蟬蛻榮祿廣平曲江鳳鵠人倫嗣宗太白逸韻天放左司右丞清標霞散叔夜稚川大有元理景純子年宿具道骨各寫情性不失本來雲鳳遺音林鶴振響故足貴也若伯喈孟堅濡迹奸雄子雲茂先甘心篡逆相如凌雲桑中乎臨邛延清明河虎子於佞幸何鄧口譚清虛嚙血勢利謝范筆掞星漢病嚙狂謀譬之熠燿之光生乎糞穢蚯蚓之響發於泥塗故品不可不重也古高士至人發光埋照亭亭物表卽一字不傳百代而下可勝欽挹矣 天下事有最

僥倖而不可解者沈約韻書是也沈約以前所經歷聖賢豪傑聞人鉅儒不知凡幾矣一東之與二冬四支之與五微八齊六魚之與七虞十一真之與十二文十三元之與十四寒一先二蕭之與四豪八庚九青之與十蒸十三覃十四鹽之與十五咸前此諸韻並通孔子作經及漢魏古詩并仙靈

篇什班班可考豈盡譌謬至沈約而始悉改正耶且約吳興之武康人局於方言蠻俗不審宮羽不備四聲而敢背越賢聖變亂千古亦既謬妄矣不知後世學士大夫何故而遵之如聖經歷百代而不敢易乎此甚不可曉也約本齊臣更事梁武禪代之詔出於約手後病夢齊和帝引刀斷舌乃上章於天謂禪代之事不由己出天可欺乎不惟神怒武帝亦大惡之晚年垂涎台司作書與徐勉衰老灰隕乞哀可醜作爲詩文散緩庸弱古人之最濫得名者此人也 王元美盛言古今詩人文

士之遭遇人主燕賞寵榮者以爲盛事美譚無亦昨舌而垂涎乎然元美名重官達差可無憾矣余舞象能文雕蟲蚤譽父兄三老少目奇童遭家此離懸鶉茹蠹環堵不具筐皮都無從人借書手抄目覽隆冬盛暑率至五鼓不輟弱冠以家貧走萬山中假館負米寄食羽士資糧不繼旁無漂母泝舟巖瀨停橈羅刹大雪蒙頭寒風穿肘船瀨晝澀肱篋宵警濤來拍天累虞魚腹山行叢莽幾飽虎喙歷百艱而抵山中主人主人寒盟而謝客徬徨岐路野叟憐而留之叟子亡賴難可與居或脫粟不至枵腹吾伊僻處萬山巖穴魑鬼伺門蛇虺交路深夜四壁一燈熒熒人無知者偶一詩爲人見而賞詫之稍稍有物色前後積十餘年中歲得一第出爲小邑吏日折腰貴官執掌簿領風雅之業

爲時大忌入爲禮曹郎日乞米長安臣朔饑欲死尋遭仇口削籍去所知過唁屠君爲郎貧今進賢
去首青衫皂帽世情炎燠奈何不作爰旌靈輒乎或曰長鄉卽家徒壁立探手中五色綵毫在獨不
可賣文譽墓自給何至立稿余曰僕生平爲詩文懸書自鬻未嘗得人斗粟寸帛良由詩文不工故
然見世亦有不工而更出余下者聲價高貴百倍何故或曰燕石爲玉敝帚千金人必睥睨傲忽高
其舉趾丐請文字者稍晚成難出以示希貴乃可君降色平氣見人搥損請乞詩文者或道上席間
閒譚偶索寶而見購朝已脫草君旣自賤人安能貴之且今人丐文字者不論文工拙率好借顯官
貴人名以爲榮君官復不如人宜其不售不售且必賤也余大笑曰余文旣拙性又不近簡貴安能
違吾性以求貴吾文文人不遇世莫有過於余者要亦有數焉因想司馬相如奏賦漢武至歎恨不
得與此人同時飄飄有凌雲之氣李太白醉草宮詞於帝前至天子調羹宮妃捧硯元稹一詞百章
宮人咸歌呼爲才子李十郎每一篇出流傳宮禁被之管絃宋學士王珪對宴人主宮嬪索詩珠花
盈袖天子請客都下喧傳文士榮遇生平足快矣長卿太白天藻橫逸微之君虞才亦斐然獨可笑
王珪當時贈諸宮人詩不知作何等語生前動乎九重死後不傳一字亦大僥倖矣哉人之遇不遇

皆命也余爲此言造物嗤我矣

談薺沈約曰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雄崔蔡之徒異軌同趨遞相師祖雖清詞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 蕭統曰陶淵明文章不羣詞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

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千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真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恥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污隆孰能如此乎 韓愈曰上規姚

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聲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

雲相如同工異曲

劉禹錫曰八音與政相通文章與時高下

李德裕曰心頑質堅偏好冥

默江淹自寫照然魏極矜琢有曹植之澹雅梁極綺繡有江淹之孤寂皆可貴也 司馬光曰古

人規模間架聲響節奏皆可學惟妙處不可學譬如偃師木偶耳目口鼻儼然似人而其中無精神魂魄不能活動豈人也哉子厚與韓昌黎論史書全學他諱辯去難倒他須是讀書時一心兩眼痛下工夫得他好處故一旦臨文唯我操縱唯我開闔此自得之學難以口舌傳也 蘇軾曰孔明

出師二表簡而且盡真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而下以事君爲悅者所能至
曾鞏曰老泉之文侈能使之約遠能使之近大能使之小微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作高祖
等論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出也 程頤曰夫語麗辭贍此應

世之文也識高志遠議論卓絕此名世之文也編之乎詩書而不愧措之乎天地而不疑此傳世之
文也 黃幹曰蘇氏文辭偉麗近世無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範但其詞意矜豪詭譎亦有非知

道君子所欲聞是以平時每讀之雖未嘗不喜然既喜未嘗不厭往往不能終帙也 陳亮曰歐

陽文忠文雍容典雅紆徐寬平反覆以達其意無復毫髮之遺而其味深長於意言之外使人讀之
藹然足以明祖宗致治之盛其闢世教豈不大哉又曰公之文根乎仁義而達之政理蓋所以翼六
經而垂之萬世者也 羅大經曰李白當王室多難海宇橫潰之日作爲歌詩不過豪俠使氣狂

醉於花月之間耳及與韓荊州書大都銜玉求售自爲己地社稷蒼生曾不繫其心其視杜少陵之

憂國憂民豈可同年語哉然徒錄其文詞則楊東山亦謂歌與書爲太白得意之文 又曰韓柳

文多相似韓有平淮碑柳有平淮說韓有進學解柳有起廢答韓有送窮文柳有與韋中立論文韓

有張中丞傳叙柳有段太尉逸事至若韓之原道佛骨疏毛穎傳則柳有所不能爲柳之封建論梓人傳晉問則韓有所不能作韓如美玉柳如精金韓如靜女柳如名姝韓如德驥柳如天馬歐似韓蘇似柳歐公居隱東坡雖遷海外亦惟以陶柳二集自隨自有所悟入各有所酷嗜也然韓柳猶用奇重字歐蘇惟用平常輕虛字而妙麗古雅自不可及 又曰江西自歐陽子以古文起於廬陵後來者莫能與之抗其次莫如曾子固王介甫皆出其門亦皆江西人朱文公謂江西文章如永叔介甫子固做得如此好亦皜皜不可尙已 又曰莊子之文以無爲有戰國之文以曲作直永叔

東坡平生熟此二書故其爲文橫說豎說惟意所到俊辨痛快無復滯礙古今之傑也朱文公云二蘇以精深敏妙之文煽傾危變幻之習又云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余謂此文云二十八字之彈文也文公與其徒言蘇氏之學壞人心術故於坡公議論所取甚少 王十朋曰漢賈

誼傷於激切司馬遷過於馳騁相如淫於靡麗班氏父子極於廣侈揚子雲恣於僭妄王子淵涉於浮夸東方朔入於詼諧蔡邕流爲菱蕞所取者惟董仲舒之發明王道耳 張九成曰陳後山文

大段好曲折亦好有典則方是文章

安子順曰讀諸葛孔明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

讀李令伯陳情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孝讀韓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友

李塗曰子長文字一二百言作一句下更點不斷惟長句中轉得意出所以爲好文字若只說得一句事則見矣 閻光表曰論衡上而天文下而地理中而人類旁至動植幽至鬼神莫不窮纖極

微抉奧剔隱筆瀟灑而言溶滃如千葉寶蓮層層開敷而各有妙趣如萬疊鯨浪滾滾翻湧而遞擅奇形有子長之縱橫而去其譎有晉人之娟倩而絀其虛有唐人之華整而芟其排有宋人之名理而削其腐舉業得之猶可以掀翻疑窟直躡天根不但爲塵尾之禿而已 劉辰翁曰王介甫喜

誦孔稚圭北山移文愛其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陰白雲誰侶之句以爲奇絕蓋其用字用句全是推敲出來自爾膾炙人口 陳傳良曰六經之後有四人焉撫實而有文采者左氏也憑虛

而有理致者莊子也屈原變國風雅頌而爲離騷子長易編年而爲紀傳皆前未有比後可爲法

呂祖謙曰太史公之書法豈拘儒曲士所能通其說乎其指意之深遠寄興之悠長微而顯絕而續正而變文見乎此而起意在彼若有魚龍之變化不可得而蹤跡者矣 趙秉忠曰周季文靡貞

元濤而道統裂諸子百家言日著而莊周列禦寇尤著夫莊列誠虛無放誕迺其曾字宏谿識趣靈

峻超六合而塵萬象無所方擬未可磷緇厥於大道洪濛無始實有洞解弗易及者是故摛而爲文窮造化之姿態極生靈之遼廣剖神聖之渺幽探有無之隱蹟嗚呼天鳴之籟風水之遇吾靡得覃其奇已彼其言必稱仲尼而仲尼之說曰吾不得而知匪不得而知不欲是之而亦未嘗非之也孟軻闢楊墨而不及二子則二子非盡詭於道而不可夷於異端也章章甚矣矧其文尤後名家所爲醖醕而揚波者哉故論文自昌黎河東而遡則左國等之匪二子疇足與於斯 虞集曰六經之

文尙矣孟子在戰國時以浩然之氣發仁義之言無心於文而開闢抑揚曲盡其妙漢初賈誼文質實而或傷激厲司馬遷馳騁有餘而識不逮理董仲舒發明王道而詞多緩弱至谷永輩漸趨於對偶而古文始衰矣 吳澄曰唐之文能變八代之弊追先漢之蹤者昌黎韓氏而已河東柳氏亞

之宋文人視唐爲盛唯廬陵歐陽氏眉山二蘇氏南豐曾氏臨川王氏五家與唐二子相伯仲夫自漢東都以逮於今駸駸八百餘年而合唐宋之文可稱者僅七人焉則文之一事誠難矣哉 又

曰元結當開元天寶時獨作古文其筆力雄健意氣超拔不減韓之徒可謂特立之士哉 又曰

西漢之文最近古歷八代寔倣得唐韓柳而古至五代復倣得宋歐陽氏而古嗣歐而興惟三曾二

蘇爲卓之七子者皆不爲氣所變化者也

歐陽元曰陳師道少有譽曾子固過徐徐守孫莘老

薦師道往見投贄甚富子固無一語師道甚慚訴於莘老子固云且讀史記數年子固自明守毫師道走泗州間攜文謁之甚謹曰讀史記有味乎故師道於文以子固爲師 又曰宋景濂文氣韻

沉雄如淮陰出師百戰百勝志不少懼神思飄逸如列子御風翩然騫舉不沾塵土詞調爾雅如殷彝周鼎龍文漫沒古意獨存態度多變如晴霧終南衆駒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具衆長識高千古安能與於斯 林希元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故賈山借秦爲喻劉向告漢成亦引用周與春秋

之事其言周之興衰而證以詩及引春秋所書災異文法皆自左氏來

田弘曰東原黃叔度所

著天祿閣外史一書實繼春秋而作者也其文章奇古典雅有先秦以上之體非劉向揚雄輩所及梁昭明慕其文以千金構於天下竟無所獲迄於唐此史稍出耳 陳郁曰李華弔古戰場文本

於庾信哀江南賦

葉世傑曰唐以詩文取士三百年中能文者不啻千餘家專其美者獨韓柳

二人而已柳稍不及止又一韓能詩者亦不啻千餘家專其美者獨李杜二人而已李頗不及止又一杜世之至寶非獨造物所憐惜而亦造物所難成 楊維禎曰處士吳萊以著述爲務善論文

嘗云作文如用兵兵有正有奇正者法度奇者不爲法度所縛

宋濂曰宋中興以後胡澹菴上

封事關繫最大是公理學氣節文字

陳全曰黃縉卿博極羣書發爲文章如澄湖不波一碧萬

頃

馮允中曰楊廉夫文如洪河注海汪洋浩漚沛然而不可禦也又如廣場閱武戈戟森嚴凜

然而不可犯也凡畸人貞士烈女忠賢古今事物苟可以警世者悉錄無遺寓褒貶於一字之間垂鑒戒於千載之下其有意於扶世而立教者哉 楊士奇曰南華經還是一等戰國文字爲氣習

所使縱橫跌宕奇氣逼人却非是他自立一等主意如公孫龍惠子之說讀者但見其恣口橫說以爲荒蕩無當却不知一字一義祖述道德正如公孫大娘舞劍左右揮霍皆合草書熟於道德者始可以讀南華 陸時雍曰漢武帝好文學之士淮南王安以諸父之尊辨博善文詞甚爲禮重至

報書及賜名重天下而內外諸書愛慕者不得見見則如獲拱璧遂以千金敵字焉卽往者箕子陳範仲尼聆韶初不聞傾動人世之若此也 姚三才曰戰國策其衰世之文乎右權俠而左道德

其於忠臣義士蠲名爲尙跡者猶能闡而揚之則剝之上九所謂碩果不食者也然雄辨變幻自是宇宙間一種好文字以故太史公多祖之而回視左國亦諒淺矣 王維楨曰史遷之文或由本

以之末或操末以續顛或繁條而約言或一傳而數事或從中變或自旁入意到筆隨思餘語止若此類不可毛舉竟不得其要領 文體議論叙事各不相淆然有不可歧而別者如老子伯夷屈原管仲公孫弘鄭莊等傳及儒林傳等序此皆既述其事又發其義觀詞之辨者以爲議論可也觀實之具者以爲叙事可也變化離合不可名物龍騰鳳躍不可韁鎖文至是雖史遷不知其然昔人劉勰論之詳矣條中有鎔裁者正謂此耳夫金錫不和不成器事詞不會不成文其致一也 唐寅

曰自曼倩答客難之作揚雄諸人率慕效之余謂世之變也詩降而爲騷騷降而爲賦賦又降而爲解嘲答賓戲諸作欲以自重適以自輕如此諸篇率皆自譏自誚之語縱後來辨駁得正亦有甚占地步處 茅坤曰今人讀游俠傳卽欲輕生讀屈原賈誼傳卽欲流涕讀莊周魯仲連傳卽欲遺

世讀李廣傳卽欲立鬪讀石建傳卽欲俯躬讀信陵平原君傳卽欲養士若此者何哉蓋具物之情而肆於心故也非區區句字之激射也又曰屈宋以來渾渾噩噩如長川大谷探之不窮攬之不竭而蘊藉百家包括萬代者司馬子長之文也 葉盛曰六經而下左丘明傳春秋而千萬世文章

實祖於此繼丘明者司馬子長子長爲史記而力量過之在漢爲文中之雄 何孟春曰古今文